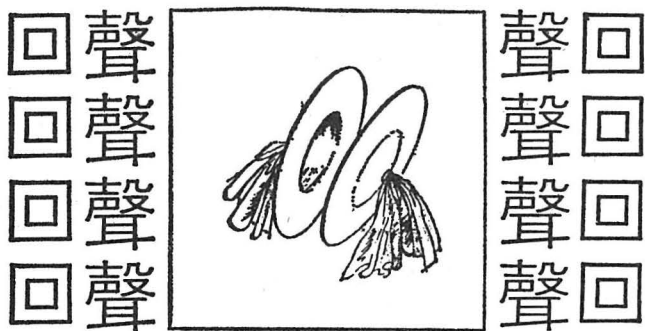




××兄：

「書評書目」是我十分關懷和每期都閱讀的少數雜誌之一，因為我能够從裏邊的文章裏獲得不少的知識。近來「書評書目」內容充實，批評文章態度嚴正，涉及的範圍也相當廣，可讀性也相當高，我想不論何人，看過這些文章之後，都會有這樣的感覺。最可愛的就是執筆為文的諸位先生都能就書論書，不是就人論書；討論任何問題時站得十分穩，能觸及問題之核心，所以文字雖淺易，但含意甚深。

曾一度擔任過「書評書目」主編的隱地先生最近發表的兩篇文章，雖然不是評某本書，或討論某一小問題，但對整個文化界的風氣有所指責，隱地到底是隱地，言他人之不敢或不好意思之言，我想應該——我個人覺得——為他鼓掌，鼓掌，鼓掌！鼓三次掌。隱地是我的朋友，讀過他的文章後，並沒有當面向他表示過致敬之詞。現在仍是以「書評書目」的一讀者為一作者表示一點兒佩服之意。

第八十二期幾篇討論幾本英漢字典的文章也很有價值，至少可以讓後來的從事編輯字典的朋友們要多留意一點兒，以減少些錯誤與不當之處。祝

編安

何欣 二月十四日

××兄：

昨天傍晚我去中山堂，參加貴會所主辦的「新春歌謠音樂會」，由於坐七點十分的車下山，到會場已是七點五十左右了，表演已經開始，我坐在後座欣賞，直到近十點（回程班車時間）前才離開。我近二十多年沒有進過劇場了，而這次音樂會予我以莫大的衝擊，內心非常興奮。

這種集歌、舞、劇於一體的演出，是一項創新，但却能溶合為一個整體，取材的故事使臺上臺下血肉相聯而沒有隔閡感；故事的進展，藉旁白、舞姿來表達，十分流暢圓融。簡上仁先生的歌唱是這場音樂會的「膽」，氣魄控制了會場，音響和燈光的配合天衣無縫，足見幕前幕後工作人員士敬業的效率，那麼好的效果在我真是開了眼界。「補破網」的夫婦重逢，說真的，使我淚水盈眶。想到這些都是貴會主持下，由一羣青年人的力作而成，十分敬佩。中山堂囿於座位與斜度，後座不容易看得清楚，能不能以後在國父紀念館演出呢？

寒流中看到這場新穎音樂會的演出，也是這一代青年的美、力、韻、腦的結合，真是一身發熱，十分興奮。

謝謝你的通知，才使我沒有錯過這麼好的演出。

祝

撰吉 並請向

洪簡館長致賀

弟 黃文範 上

六九、二、一夜

○○兄：

拜讀二月號 貴刊，得知「書評索引」將於三月號恢復，至感欣慰。

可惜貴刊的編輯報告又說：「三月號刊出的書評索引，剛好是本年度一月份的，至於去年停刊以來的幾個月份的，請讀友們參考『文史哲出版社』所出『圖書與圖書館』二、三期即可補齊。……」讀完這段文字，弟不禁又為那已停刊的九——十二月份的書評資料深深的感到不平。

假如把貴刊每月所登的書評資料，視為一個子弟，現在貴刊正想讓四個子弟無家可歸，因此，弟不得

不再一次發揮「正義感」，爲這四個命運多蹇的子弟說幾句「公道話」：

①貴刊自七十九期（六十八年十一月）起停刊「書評索引」後，恰好文史哲出版社「圖書與圖書館」創刊不久，該刊王國良先生鑒於該索引對讀者和學術界的貢獻至大，不忍見其中斷，因此，願意盡「義務」，自動接刊。現在，貴刊既準備恢復它，爲了讓貴刊享受充分的「權利」，「圖書與圖書館」自不必掠人之美。且「圖書與圖書館」爲一學術性季刊，創刊伊始，還未見普及，遽然刊登四個月的書評資料，不但對讀者沒多少幫助，也有相當突兀的感覺。

②學術資料自應以完整爲第一要務，數年來貴刊一直保持完整的書評資料，現在遽然中斷四個月，記錄殘缺不全。當今的讀者也許還知道去查「圖書與圖書館」所補登的書評資料，數年或數十年後的讀者，是否能夠如此，不無疑問？

③通俗刊物的生命建立在讀者的熱愛上，學術刊物則建立在對學術的貢獻上。貴刊是既通俗又學術的刊物，不登九——十二月的書評資料，不但違背讀者

的意願，對學術界也是一種損失。

基於上述三點理由，弟認爲民國六十八年九——十二月的書評資料，大可不必驚動「圖書與圖書館」。至於補登方法，弟建議如左：

- ①三月號：登六十八年九、十兩月份的資料。
- ②四月號：登十一、十二月份的資料。
- ③五月號：登六十九年一、二月份的資料。
- ④六月號：登三、四月份的資料。
- ⑤七月號：登五月份的資料。

也就是七月號起即可恢復正常。

以上所述，也可說是貴刊一部份讀者的意見。貴刊如能詳加考慮，排除困難，收容這四個即將無家可歸的子弟，不但貴刊之幸，也是學術界和全體讀者之福。弟數年來一直關心貴刊的成長，因此，所言或有過激之處，敬請鑒諒。肅此敬頌
編安

弟 林慶彰 敬上

六十九．二．七．